

家法

□陈振林

家法请上来了，放在堂屋正上方的神龛上。

跪在下首的是我，龙大，家里的长孙。堂屋两侧靠壁，坐了族里的五六个长辈，都是爷爷请来的。堂屋门口，站着族里我那十多个弟兄，他们是来旁听的。爷爷的胡须长长的，像雪一样白，快要垂到胸前。这像雪样的长胡须，不停地颤抖着，爷爷这回是真的气坏了。

“这次，听族人说，你骗取了十里外刘家墩人的200两银子，这还得了？用家法！”80多岁的爷爷将手中的拐杖在地上猛烈地击打着，他的青黑色长衫，也跟着激烈地抖动。他今天戴上了只在那些祭祀场合才戴的黄色小帽。

我们都盯着那家法。家法是一个神秘物件，是祖上一辈辈人传下来的，据说有好几百年了。那是个藏青色的盒子，三尺长短，像剑匣。听长辈说，家法就是一把锋利的宝剑，在几百年里曾被请出来，杖伤过五个，处死过三个不肖子孙。

爷爷是族里的长者，家法藏在爷爷的房间。我这是第三次见到家法了。

第一次和族里的叔辈龙天明有关系。那时我才5岁，龙天明13岁了还不爱读书，胆大包天的他将学堂里的一本《论语》给撕毁了。当晚就请来了家法，龙天明被吓坏了，家法还没拿出来，他跪着时就尿了裤子。第二天清早，他就开始学习，18岁时，居然中了举，取得了功名。

第二次是和我的二弟龙二有关。前年春节时，夜里赌博输了钱的龙二刚回到家。母亲和他说话，劝他多穿些衣服保暖，没想到他当时怒气冲冲地和母亲回话。爷爷抱出家法，龙二跪在地上哭诉，不停地叩头，检讨自己赌钱和不尊敬母亲的错误。爷爷将准备打开家法盒子的右手缩了回来，原谅了龙二。从那以后，龙二不再赌钱，对长辈也总是恭恭敬敬的。

这次，请家法的事和我有关了。爷爷的双手，已经按在了家法那藏青色的盒子上，准备随时取出家法。

可是，这次我的事，却是有冤情的。我跪着，直起了身子，据理申诉：“爷爷，各位长辈，我确实是在刘家墩拿了200两银子。但是，我所取之钱，是刘家墩刘武带人在山路上截获路人的银两。我所拿银两，已经全额捐助王家湾，正在修建王家湾桥……”

“确实，王家湾在修桥，那条河上没桥，出行的人太不方便了。修好了桥，实属造福当地百姓。”坐在一旁的五爷爷说。

爷爷听了，语气缓和了一些：“龙大，你说说自己的问题，讲讲你拿走200两银子的过程。”

我不停地讲，腿不停地颤抖着。爷爷的双手，从那藏青色的盒子上慢慢移开了。

过了几天，爷爷派出两个叔叔去王家湾做了详细调查，总算是还了我的清白。

33年后，我成了家族中的长者，家法传到了我的手中，放在了我的房间里。族中20岁的侄孙龙林与邻村械斗伤了人，我请出家法，准备对他进行惩处。

当我打开那藏青色的盒子时，不禁大吃一惊：盒子，是空的。

鹦鹉不说话

□何君华

我曾养过一只鹦鹉。

那年，我去南方一个小城出差。在小城最繁华的一条街巷上闲逛，就在那里，我遇见了那只正在被售卖的鹦鹉。

鹦鹉的种类有许多，有虎皮鹦鹉、牡丹鹦鹉、鸡尾鹦鹉、吸蜜鹦鹉等。有的嗓音嘹亮，有的步态高雅，有的周身雪白，有的则五彩斑斓。我并不知道它属于哪一种，我注意到它，并不是因为它多么漂亮，它上体呈草绿色，喉和胸呈砖红色，在鹦鹉种群中大概算不上艳丽。我注意到它，是因为它不说话。

鹦鹉的主人说，它是会说话的，而且会说很多句，一般鹦鹉会说的它会说，一般鹦鹉不会说的它也会说。但这天它不知为何就是不开口。主人本想指着它的能言善语卖个好价钱，这倒好了，它站在笼子里简直像个威严持重的王爷。

这怎么行，这怎么行！主人想尽办法逗鹦鹉说话，但鹦鹉站在笼子里不为所动，丝毫没有要张嘴的意思，主人急了，折了一根树枝捅打它。即便如此，那鹦鹉仍铁了心不开口。

我就是在这时候决定掏钱买下它的。

主人说，这鸟真能说话，我不骗你，它聪明着呢，你回去还可以教。我告诉你，教它说话的时候要放在屋里，这样清静，最好是早上喂食的时候边喂边教，边喂边说简单的话，每天总是同一句，等它学会了再教第二句，由少到多，由简到繁，如果有会说话的鹦鹉带一带，那就好办多了。

我付完钱，拎上鹦鹉就走，然后租车去了小城南郊。

那儿有一大片树林。我打开鸟笼，将鹦鹉放了。奇怪的是，那鹦鹉并没有要飞走的意思。它只是飞到一棵低矮的树枝上，站在那里看着我，一动不动，但那神情也并没有感激我的意思。

我本来就无意奢求它的感激，我决计离去，于是转身走了，并不回头。

回来后，我仍想不明白，那一刻我为何决定要买下那只鹦鹉。我也想不明白，那只鹦鹉为何要在那个午后执意不说话，甚或它根本就不会说话，或者只是生了病，或者干脆只是心情不好，谁说一只鸟就不能心情不好呢？

这么想着，我忽然明白我当时买它的原因了。那一刻，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那只鹦鹉？那只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鸟，笑不笑不由你，甚至说不说话也不由你。

我忽然十分想念那只不说话的鹦鹉。

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

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《宽窄巷》副刊选用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邮箱:huaxifukan@qq.com

可爱的多多

□蓝月

姗姗养了一只小泰迪，取名仔仔。姗姗对仔仔宠爱有加，精心伺候，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带着仔仔去小公园广场遛弯。

一天，一只漂亮的柯基狗狗，很热情地冲姗姗跑来，又蹦又跳的。姗姗天性喜欢狗，蹲下来摸了摸柯基的头，柯基更开心了，站起来亲昵地抱住了姗姗。

姗姗不禁笑了，谁家的狗狗呀，竟然一点不怕生。多多，多多，快过来。

柯基听到叫声，马上冲一位女士跑过去。原来，这条柯基叫多多。

你家狗狗好可爱。姗姗笑着冲那女士打招呼。是呢，它见谁都亲，不过好像和你特别有缘呢！

这样好呀，讨人喜欢，我家仔仔就不行，别人不理的。

你家仔仔被你养得那么好，一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。

你对多多那么好，也肯定是特别有爱心的人呀！

两人说着就熟悉起来，还相互加了微信，相约着早上差不多的时间一起遛狗，让狗狗也有个伴。

一天，多多主人愁眉苦脸地说，唉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

姗姗忙问，怎么了？

多多主人说，朋友约我出去旅游5天，我又不能带着多多，放宠物店寄养吧，我实在舍不得，看来只能不去旅游了。可那里我一直很想去的，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

姗姗说，是呢，我为了仔仔哪儿都不能去呢！我若是走开了，仔仔就会不吃不喝的。

这么严重啊！不过多多好像好一些。对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

什么忙？

你能不能帮我带几天多多？我看多多很喜欢你的。

这样啊，不知道多多肯不肯呢？我倒是无所谓，反正要带仔仔的。

太好了，你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！你那么有爱，多多一定服你的。明天一早，我把多多的狗窝和狗粮拿过来，你让它睡自己窝，吃自己的狗粮就行。

姗姗说，没问题。

多多在姗姗家倒是不认生，该吃吃，该玩玩，挺开心的样子，姗姗放下心来。

但是，到了晚上，多多就不安分了，不停地叫。

可能是想主人了吧？姗姗尽可能地安抚多多，几乎一宿没睡觉。可能姗姗的安抚起了作用，第二天晚上，多多就安稳地睡了。

到第三天，多多竟然比仔仔还依恋姗姗，出门不离姗姗左右，仔仔跑远了，多多还会把仔仔带回来。姗姗很开心，这多多真讨人喜欢。

第五天，多多主人旅游回来了，对姗姗千恩万谢，把多多带回了家。

姗姗顿时感觉家里冷清了很多。明天早上还会看到多多的，姗姗这样想。

第二天早上，果然，多多看见姗姗，表现得很激动，一溜小跑就冲姗姗跑过来，抱住姗姗的腿不肯放，好像在说，想死我了。

多多主人笑着说，你看我家多多，对你比对我还亲了。

姗姗笑着说，不会的，毕竟你是它的主人。

回家的时候，多多竟然径直往姗姗家跑了，任凭主人叫，理都不理。姗姗赶紧跑过去叫住多多，把多多抱起来送还给主人。

多多，赶紧回家吧。姗姗一边抚摸多多，一边轻轻地对多多说。多多看着姗姗，很不舍的样子。接下来几天，多多就是不愿意跟主人回家，要姗姗抱着送过去。

这天早上，姗姗意外地没有看见多多。姗姗想，也许多多主人睡迟了。等了一会儿，多多没来，姗姗就回家了。接下来几天，姗姗还是没有遇到多多。姗姗很担心，不知道多多怎么了，是不是病了？

多多主人住在哪里，姗姗不知道。上次寄养多多，多多主人和她约好在小公园广场碰的头。幸好有微信，姗姗赶紧给多多主人发了一条消息：你家多多怎么好几天没见呀？

对话框跳出一个红色感叹号：对方非好友，您需要添加好友才能发送消息！

报应

□李职贤

王二愣原本是一名汽修工，由于厂子倒闭，一直找不到工作。

这天，二愣见附近的陈记汽修厂门口，挂出一块写着“急聘”两字的广告牌，忙跑去应聘。

陈老板问了一下二愣的基本情况，迅即切入正题：“本厂拟招聘部长兼巡查员一名，不知你是否有兴趣加盟？”王二愣窃喜，职位听起来挺诱人。

二愣问道：“部长兼巡查员的工作范围有哪些？”

陈老板小声说：“如你所见，旁边的巷子里停满了各种车辆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潜在客户——毕竟，附近只有咱们一家汽修厂，要想争取这些客户，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手段，比如帮他们的爱车刷上几道划痕——你明白了吗？”

二愣一愣，心里直打鼓，干这种事太缺德了，可是总赋闲在家也不是事，眼看着就要坐吃山空，咋办？只思索了10秒钟，二愣便将所有的不安和犹豫，都化作对新工作的渴求与向往。

从此，王二愣每天游荡于附近的巷子，一见到停着的汽车，见前后左右无人，挨着车身走过去，利用套在大拇指上的带刺的铁环，在车门上刷出一道划痕。

很快，陈记汽修厂的喷漆生意空前火爆，陈老板眉开眼笑，跟二愣称兄道弟，并严守承诺，该给的提成，一分都不能少。

根据陈老板拟定的游戏规则，三个月内，二愣不得对在本厂喷过漆的车子再次下手，免得车主起疑。因此，二愣随身备着一个记满车牌号码的小本本，只对满足条件的车子下手。

一天下午，二愣见自家楼下停着一辆还没上牌的宝马车，顿时如获至宝，这是豪车，随便刷一道划痕，喷漆费都老贵，提成自然不菲，赚大发了。

二愣喜滋滋地绕着宝马车转了几圈，不一会儿，四个车门上都出现了四道明显的划痕。完了正想举步登楼，楼上走下来一个人，原来是弟弟阿三，阿三在市内做生意，因工作较忙，兄弟俩快半年没见过面了。

阿三说：“哥，你的手机整整一个星期都关机，究竟咋回事？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，专程跑过来找你。”

二愣忙解释说，手机摔坏了，送去维修店还没修好。

突然，阿三捶胸顿足地惊叫起来：“天哪，哪个挨千刀的把我刚提的宝马车划得像大花脸？我还没来得及上保险呢，这下可惨了……”

二愣如泥塑木雕一般呆住了。

翌日，二愣提出辞职，理由只有一个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迟早会遭到报应。并向陈老板建言取消所谓的市场部，莫再做损人利己之事。陈老板同意他走，对他说的话却充耳不闻。

几天后，二愣见到几十个车主堵住陈老板的办公室，要求讨个说法，现场还有几个警察，原来，新来的“市场巡查员”被一个车主抓住现行，不得已供出幕后老板，有人报了警。

二愣喃喃地说：“陈老板的报应终于来了！”想了想，毅然向那几个警察走去……